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二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

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勛率兵攻
相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搥
擊殺建峰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
蹶齧傷佶解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
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
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
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士政懇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

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
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為揚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竇為指揮使竇從行密攻戰數
有功為人所負重未嘗自行行密愛之問竇誰家子竇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竇不對他
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為守之難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
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
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遣使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基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基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 貞道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民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庭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幸巡纒填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懇表求致
仕莊宗下爾書尉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真并賀明年正
月荆南高季昌執其首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揚行密成泖
劉龍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泖地狹
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龍志在五管而已揚行密孫儒之
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
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誑隣敵然後退脩兵農
畜勇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真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
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
十倍郁又調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
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
禮請如三公用竹荆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荆封
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
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
諸軍事姚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
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
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勳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
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
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
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
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

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大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孺孺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昔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以此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其後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瀆希聲且不入泣頃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寵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譁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煖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煖州遣其子師暉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阜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祥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五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宜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士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觀噴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善終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
入謁希範呼閤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希廣不從希範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範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瑀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範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範憤然而去乃
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
勞講解之希範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瑀許可瑀等禦之彥瑀敗希範於僕射州希範去誘溪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瑁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瑁敗於涓洲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斌貝堅城不戰希
萼呼斌貝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斌貝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瑁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請可瓊計事瓊目叱之
曰視汝文又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寧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用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明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綢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錡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
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貴右千
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逵少為靜江軍卒事
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逵為先鋒陷長沙長沙
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丘皆愁然進逵
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然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
明日遣將唐者翫追之及于武陵翫翫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
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逵自為副已而希
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

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
司馬何景直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二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直朱全珪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直等會岳州致晟言信之
遣景直全珪往至岳州見殺乃舉兵龍衣武陵執言殺之奉表
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
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
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

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
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
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軍
校進達攻邊錡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
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
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
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
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
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
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
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
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
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
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
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
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

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擁畝
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
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
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
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
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
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頷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
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

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
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
師其後事具國史駿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竟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君白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
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
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
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
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且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之鏐善射與朔稍通圖緯諸
善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雖以力禦宜出奇兵
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
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鏐曰
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
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鄉十餘卒不可敵况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
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
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
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
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侯卒約屯
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
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
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卒約漢宏易服持
膾刀以邀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幸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
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
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實等以舟兵屯
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

山施取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
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抗
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是歲畢師鐸囚高駘淮南大亂六公是鎮將徐約攻取蘇州
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
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
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
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鉞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
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
州鏐亦取蘇常唐并越州威勝軍以重昌為節度使封龍
西郡王杭州武陵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

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
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
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
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
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
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
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
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
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
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
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

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自重
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
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巖石
侯乞兵於楊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
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表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
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
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
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
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

鐵券如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
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
義鄉動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
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鏐
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
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人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
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
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
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鏐
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
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

武曰東武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至惠不
細矣揚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為然全武曰
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璠
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
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璠亟召頔還頔取鏐錢百萬質鏐
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
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
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
勸鏐出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
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笑曰直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四賜
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

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
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
蘇州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
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
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
鄉歌曰二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半斗無字
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
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
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
用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

置官屬四年揚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
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王用莊
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王用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王用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
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王用金券詔書曰三樓於衣錦軍遣使
用新羅渤海玉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
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曰曩媿重誨大奴是時供奉官烏
昭遇韓致使吳越既還致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
鏐王爵元帥尚文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揚行密奮越兵攻
之頔母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敝護之後頔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即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卧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金鑰數萬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龍衣封吳越國王王用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許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儉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治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二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摠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龍封吳越國王王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

十謚曰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佐卒弟倣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運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倣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倣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必賞大厚倣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愆歲除盡工獻鐘馗擊鬼圖倣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倣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倣囚於義和院迎倣立之遷倣于東府倣歷漢周龍封吳越國王賜王册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倣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倣治國甲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侯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夫亟言於倣請舉兵以應

徽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徽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徽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徽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徽兵甲旗
幟橐駝羊馬錢氏蕪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
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

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筮只入以圭負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筮其多少量為筮數
已則以次唱而筮口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筮百餘人尤
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貨真當由五代時常貢奉
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徽勢
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徽嘗來朝厚禮遣
還國徽喜其以器服珍竒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二年詔徽來朝徽舉族歸于
京師國除其後事且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室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
歟蓋其興也其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賊僭起於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族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
方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
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朝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
眾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
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

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壯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

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之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二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宙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票唐正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平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平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平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平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平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平還建州鱗餞于郊延平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平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歛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平告元執鱗誚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平不能對遂殺之延平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繼昇上書言楚王馬殷兵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拜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遂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去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鱗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曰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鱗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久攻建州鱗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
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以謂
古制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壬仁達為鱗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慙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咨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
以色見侍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姁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
羨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鱗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思與台玉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喜來倣以為鱗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不明日晨朝鱗無恙問倣殺
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交于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殛宮人忍其苦為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弑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僮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暴其罪歸其首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景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景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景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必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景愈惑亂立奴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鑿人陳

究以突名堂牒賣官景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景疑而罷之代以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宿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景宮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景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郊素以便佞為景所親信景以人事語之郊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景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龍景及其之舫殺數人景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景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景世徭疆難制景相王倓每抑

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景舉
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
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
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
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
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
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賛坐不糾舉將加笞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
疆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
賛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
陵昇視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

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
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
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
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
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
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羣臣
侍酒醉而不勝有訢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
并殺其賛者一人連重遇弒景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
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
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
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并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質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獨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斌質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

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城江南錄書保大三年勇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朝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入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歲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城故為六十一

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九

宋歐陽脩譔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備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

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
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
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李興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
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
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李興
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李興節度使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軍司空董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衣冠劍佩貞明三
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尉諭季興司空董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
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
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
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
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
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
動來者而及廢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
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
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

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琪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以為季

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梁梁明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長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泚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並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疋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

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以大扈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李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盖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取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弟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
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
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
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三貢京
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
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
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
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
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勛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
而殺之宋興保融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

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勛立

保勛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二年保勛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
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寤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
子繼冲長矣保勛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
一月保勛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勛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
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
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
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
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
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直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

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
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
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而刻
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
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
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入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
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晉朝
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季興與咸年世甚
明諸書皆同蓋自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濟舟校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
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
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
為樞密使新討三叛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
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
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
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家傑籍下民
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

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
立乃白漢太后立昱子熾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熾于徐
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昱獨喜曰吾兒為帝
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
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昱使者且道所以熾之意因
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
為疑昱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
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昱以兵下太行
控孟津以俟變庶幾熾得立而罷兵可也昱大罵曰
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
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昱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

太祖果代漢降封熾相陰公昱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
求熾歸太原而熾已死昱即慟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祠之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
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
使遣通事舍人李晉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
昱約為父子之國昱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
以叔入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乾政事令高勳以冊尊
昱為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昱妻為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
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
卒然兀欲聞昱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
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
所弑述律代立昱又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

以攻周述律遣蕭萬威率兵五萬助曼曼出陰地攻晉州
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曼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
州為折德辰所敗德辰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曼聞之喜
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
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
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
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
曼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
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
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樞受能何徽
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林士兵衛蹕曼亦列為
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曼居其中衮望周師謂

曼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曼奮鬚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
怒而去曼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
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曼怒曰老措大毋安沮吾軍即麾
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受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
數千奔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曼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
遏曼遂敗日暮曼殺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
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
因乘勝追擊之曼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
師所獲曼獨乘契丹黃駝自鵠果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
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
歿于陣楊衮怒曼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曼歸為

黃駟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
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
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
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
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彥遣王得中送揚袞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彥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
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
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
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彥自敗於高
平已而被圍以意得疾明年十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彥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彥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彥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必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難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
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環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建玉送于太原
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導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办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孫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類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治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嘗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數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嘗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必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顛為鴻臚卿繼顛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

之死以諄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
善商財利自旻世頗已賴之繼顯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
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
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拍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
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顯後累官
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
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尔
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
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
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旻天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
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

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
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
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
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
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
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
卧勤政閤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必居勤政閤而承鈞
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
大臣宗子飲罷卧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

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
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
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為人忍戾子十餘人皆
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錕於繼元為諸父皆為
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
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召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
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披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
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
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
時王師損兵甘草地中會歲暑者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
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
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
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
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

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晏年世冊城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

成凡二十八年
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嘗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夫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

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丁卯	梁太祖開平元年	李克用天祐四年	楊渥天祐四年	王建天復元年	劉隱開平元年	馬殷開平元年	錢鏐開平元年	王審知開平元年	高季興開平元年
戊辰	二	五	五	武成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唐年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永平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五	三	五	五	天漢	乾化				
巳卯	五	六	六	乾德	三				
庚辰	六	七	七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六	六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九	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改元同光	三	五	四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二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六	六	白龍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天成
丁亥	一			三	三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三十一	顯德	顯聽
甲寅	<small>是歲周 行逢立</small>	七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三十二	顯德	
乙卯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三十三	三十八		
丙辰	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三十四	三十九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廿五	三十	三十五		
戊午	五	二	顯德	七	十二	十七	廿二		
己未	<small>是歲周 行逢立</small>	三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

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昱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贄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昱之志不以此忘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詔立贄為嗣則贄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昱子也昱之太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昱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昱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國史卷之三十一 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

正其是者庶幾傳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敘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為繆爾希聲希宗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特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藏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胡相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曰胡曰審知曰延翰曰麟曰景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胡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手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開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麟本名廷鈞五代

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麟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麟以清泰二年改元亦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求和之說又運歷圖書麟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晏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晏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晏卒又有晏為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閩要錄云晏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晏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晏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晏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晏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閩要錄行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承鈞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終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成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